

丁梦周  
著

风  
雨  
南  
窗

# 风雨南窗

丁梦周著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南窗 / 丁梦周著. — 郑州：海燕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350-5106-6

I . ①风… II . ①丁… III .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②汉字—书法理论—研究 IV . ①I251②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7075号

选题策划：黄天奇

责任编辑：王 森

美术编辑：韩 青

责任校对：冯锦丽

责任发行：贾伍民

责任印制：邢宏洲

出版发行：海燕出版社

(郑州市北林路16号 邮政编码450008)

发行热线：0371—6573452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16开(787毫米×1092毫米)

印 张：18印张

字 数：294千字

版 次：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陶潜

## 序一

### 生命力量的山

丁梦周教授是大学教我文艺理论课的老师，又是当代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我常讲安徽书坛上的“南黄北丁”，“南黄”即指黄山的黄澍先生，“北丁”即是我的老师——相山丁梦周先生。

丁老师到了癸巳年，算来就虚岁八十了，真正到了古人所言的耄耋之年了。真是时间不肯留人驻，丁老师怎么会老呢？教我们的时候，他刚届不惑，正值盛年，他是那样的俊朗，他是那样的温和，他闪亮的眸子里永远透出慈爱的光芒。他从不高声大嗓地说话，从来不颐指气使强人所难，他文气十足低声细语地讲着课，好像在和我们商量着家事，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风姿永远留存在我们年轻的记忆中。

那时候，刚引进由著名影星栗原小卷主演的日本电影《生死恋》，我

### 情感纵横的河

孙叙伦

们在偏僻的淮北第一次看到这样主题这样画面的外国电影，既大开眼界，又大吃一惊。不料，在上课时，丁老师竟让我从欣赏佳片名作的角度谈谈观后感。对于婚外情、三角恋、性之类敏感而又动人心弦的字眼和话题，我们这些刚从惊心动魄的“文革”中走过来的学生，也许只能想想而并不敢开口去讲。而就当时我的水平，讲又能讲出什么呢？但我知道：老师心中有我，偏爱、器重我。

不久，丁老师又在课堂上开起了书法课。我感到，在当时的高校，把书法引进课堂，丁老师应该是第一人。他走到每个学生面前，审看、点评，有时还手把手教我们握笔，使我们这些“大学生”有一种重回小学生描红时代的感觉。那时候我孤陋寡闻，并不知丁老师已是著名书法家。他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笔画、结字，讲谋

篇布局，谆谆善诱地教育我们：“当然也希望你们中能出书法家，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书法家的，然而一个大学生总要力求把字写好，尤其是你们毕业后要当语文老师的。”这些良师亲人般的话语，每当忆及，总如春阳照身温暖心间。

最令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是，毕业离校时，丁老师用他那灵动洒脱的行书给我写了一个条幅，内容是屈原《离骚》里的两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深知老师的深意。丁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该走了！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

离校那天，节令已至寒冬。我尊敬的教我当代文学的彭振良老师执意要送我，我推辞，他说这是他打算好了的。我背着寒酸的行李，师生俩静静地往前走，他不言，我无语，走了一段又一段。待到停下时，两人已是泪眼相望，回望来路，平日的相山已在行人更远处，苍凉而静穆。

是丁老师写的一本回忆自己漫漫人生的书触发了我，倒使我也读书生情，不禁回想起丁、彭老师待我的款款深情了。时间一晃，已过了三十年啊。我的家乡怀远历史上出过的最大人物就是桓温了。桓温任琅邪太守时，

亲手于金城栽下柳树一片，以示自己北伐中原、驱除胡虏、收复如画江山的决心。待到三十年后第三次北伐途经金城，见当年手植柳树“皆已十围”，此时已经57岁的桓温不仅悲从中来，感慨万千，“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一千多年来，对江山代谢人事沧桑的慨叹无人能出其右。因为这时的桓温眼中看到的不仅是柳树粗了，而且柳叶也枯了。如今彭老师已经走了，而丁老师正引领着我们去体会枭雄桓温洒落的失意与悲怆，捡拾我们自己平凡人生的落花与断章。

丁老师的书房自名“虚静庐”，他的这本回忆录我又把它叫作“虚静庐主实话录”。中伏汗流我读第一遍，仲秋气爽我读第二遍，三九手冷我读第三遍。老师嘱我写序，我明白：这是老师又给我布置作业来了。

靠回忆来写作，在我看来也有两种：一种是以自己的经历，主要是感受为缘起、发端，靠作家的天才素质，运用联想、虚构、嫁接、拼连、魔幻等艺术手段进行创作。诸如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它们虽然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但回忆却是作家创作中的重要元

素。另一类则是直抒胸臆，写自己，写人生，这其中有的成为名著，如卢梭的《忏悔录》。而丁老师的回忆录当属后者。

过往的历史虽然是我们历经过的人生，它是遥远的、复杂的、模糊的，有时又是被遗忘的，那清晰留存在脑海中的必定是伴随我们终生的记忆，当它被变成文字流传人间的时候，其他的元素固然重要，但真实却是第一要素。

一个人在世一生到底能认识多少人，和多少人打过交道，不知是否有人统计过，但一个国家元首和一个山村老者认识的人，数量上肯定不同。但在我看来，这里的数的概念是一回事，相互之间是否有真情、能否在心中记住对方又是一回事。一个极端虚伪阴险的人，我坚信，是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知音和朋友的。丁老师当下也算是真正的老人了，回顾过往人生，真可谓是“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他以慈悲为怀，用一颗善良纯真的心去呼唤过去，呼唤那些伴随自己人生的亲朋好友。

丁老师的目不识丁、寡言少语、勤劳厚道、待人处世吃亏为上的农民父亲，62岁时，被活活饿死。

他的母亲勤劳吃苦，在村里享有

美名，她教育孩子，永远抱着“宁人负我，我不负人”的吃亏思想。作者回忆起1953年深秋，小脚的母亲硬是走了十里地到符离集火车站去送自己上高中的事情，那景象立即使人联想到朱自清的《背影》，那胖胖的翻越铁道的父亲的背影，留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眼前“太阳已经西沉，……我沿着去宿城的铁路线已走得很远，回头看母亲身影已渐变小，但仍伫立铁路旁不动”。真是一个永不消逝的背影，一个屹立不动的母亲雕像。

在美术、书法、音乐、体育各方面都极具天赋的哥哥一直是他小时候学习的榜样，他对美术的兴趣，就直接受哥哥的影响。

那位“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做贼”，怀抱婴儿而饿死的嫂嫂在作者笔下虽死犹生。

难以忘怀的生活细节充满在亲人之间，形成一股股生活的暖流，即使在最艰难困顿的岁月里，它也让人对生活充满信心。大姐塞给他山芋。二姐到合肥看望他，灯下为他补袜子；在他浮肿时，向别人借了五斤粮票寄给他，还给他寄了一小包熟黄豆、一小包生黄豆、一小包炒芝麻、一小包山芋干。

亲人的关爱是人坚强活下去的信念和勇气，而这种关爱也是相互的。他每次回家都要买一块豆饼带给亲人。今天被人称作饼肥用作肥料的榨过油的黄豆渣，在1960年却是救人脱离饥饿与死亡的最佳物品。

那在懵懵懂懂中萌生的初恋情感犹如未见阳光的墙角处的嫩草，面对的是夭折的命运，但是那一缕情丝和一张青春的遗照却长留人间，它让作者从青年时代就懂得男人的责任和对苦难的担当。

作者在不事雕饰、平静如水的叙述中深情地赞美着自己的妻子。白居易有诗《赠内子》：“白发长兴叹，青蛾亦伴愁。寒衣补灯下，小女戏床头。暗淡屏帏故，凄凉枕席秋。贫中有等级，犹胜嫁黔娄。”唐代诗人贫贱夫妻的苦寒生活，在20世纪的70年代不期然再现，再加上政治的高压和迫害，没有坚强，没有忠贞，一个女性怎么能度过这严酷的生活关口？走过苦难，走过风雨，贫贱夫妻终于迎来了“满目青山夕照明”的幸福晚年。

老师轻点鼠标，慢慢打开记忆的电脑，于是老师、同学、同事、学生……乃至邻家小儿女，奔涌而来，一个个都带着时代的印记，诉说着和作者往

昔今朝的故事，让人如入梦境。

老师为人敦厚，秉承“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祖训，与人相处，凡事抱着“吃亏人常在”的思想，从不整人，常常挨整；很少生气，气生自消。但是在当代中国这块土地上，曾经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浪头一浪高过一浪，任何人都必须在运动中接受人性、人格等众多方面的考验。各色人等，老师见得多了，有些人，老师见过他们的表演，受到过他们的戕害，不说出心中憋屈一辈子的话，历史会遗忘混淆他们。老师终于愤怒了：“生活中就有那么一些自私贪婪、欲壑难填的小人，他们缺德无才，玩心计，施阴谋，嫉贤妒能，靠吹牛逢迎生活。此等人寡廉鲜耻，虚伪奸诈，装腔作势，无人格尊严。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如丧考妣。为谋私欲，无中生有，颠倒黑白，不择手段，甚至同学朋友也不放过。”丁老师一生一路走来，可以说从无私敌，他只是给那些在政治运动的旋涡中招摇过市的小丑们、给那些在滚滚红尘中坐稳了奴隶总管地位的道貌岸然者、给那些在名缰利锁的诱惑下泯灭人性丧失良知的蝇营狗苟者留下一幅漫画，以提醒善良的人们而已。

丁老师兼有多种身份，他首先是

老师。他担任过戴帽初中的教师，他教过师范生，他长期任高校老师，并且基本上都是所到学校的筹建者和元老级人物。王充在《论衡·谢短》中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古今不知，称师如何？”丁老师不但通今博古并且学贯中西，他将古今中外的知识融为一体，变为自己的见解讲授给我们。他的学生前后年龄相差甚至几十岁，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无不尊重丁老师，有的成为他一生的朋友，有的成为他家中的常客，因为他的生活他的感情也常常离不开这些学生。越到晚年，在旅游途中，在生病期间，在回忆之际，在阅读间隙，这种感情越显得珍贵，正可谓“人间岁月闲难得，天下知交老更亲”啊！

丁老师是淮北师范大学艺术系第一任负责人，他东奔西走，广纳贤才，历尽艰辛，经过数年精心建设，使艺术系成为全省高校有名的艺术摇篮。他先后四届担任淮北书协主席，16年中，丁老师将“培养新生人才、提

倡精品意识、强调审美趣味、提升文化品位”等一系列思想润物无声地化解在细微的工作中，使淮北书法界人才辈出，引人注目。

丁老师更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自幼爱帖重碑，临摹历代名家，诸体皆擅，变化有致，更重“书外功夫”。他参加过全国省市书法联展，在省里举办过个展，作品入选港澳台地区及国外交流展，广被收藏，勒石刻碑，传略与作品被收入数十部大型辞书，媒体多次作过专题介绍。著有《中国书法线条艺术》等专著。新华网评论他是“熔心志、学养、阅历、境界、技法于一炉”的著名书法家。

晚年的丁老师正过着一种云淡风轻的恬静生活，诚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师终于可以“诗意地栖居”了。你听，老师正站在窗口，对着相山的幽兰空谷，轻轻地吟诵着陶渊明的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你看，站在洁净的书案旁，迎着旭日，老师又欣然握起了笔，霎时间，“情意深处风雨至，挥毫落纸如云烟”。

## 序二

### 踏遍青山人未老

犹豫了很久，未敢动笔，不是手懒心急，而是感觉压力太大，不敢轻易下笔。为先生写过文章的人不少，他们大多是名家、学者，提笔成章且洋洋洒洒。作为学生，为先生的新书写序，实感笔重千斤，下笔无方。大凡为自己老师出书写序者，或功成名就，语气豪迈，一派大家气象；或以名师弟子自居，诩为嫡传，谈将起来，振振有辞。我追随先生三十余年，深谙先生人格品性，他最讨厌文章有虚假空洞之词，不着边际之语，只想看到真切平实的话语以弁书前。他知道我做事诚恳实在、说话从不虚妄，故命我写篇小文，长短不拘，自由发挥。想到老师如此信任，心里也就踏实多了，但还是有些惶惶然。既是师命难违，也就抖擞精神写点感受，一吐为快吧，也许这是他人未曾写到的东西。

先生上个世纪前半叶出生于皖

北的一个偏僻山村，到今天已走过了八十个春夏秋冬。他用自己的蹒跚步履，丈量着中国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他的亲身经历，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与人性的真实写照。大凡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会感到先生书中所记载的亲历亲为事件，真实无妄，虽经过几十年岁月的磨洗，仍如昨日之事，历历在目……

先生的少年时期是在苦难与战乱中度过的。孩童时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扫荡，经常跟随大人们“跑反”（当地人称鬼子来时，为躲避祸害，跑到外面躲藏起来为跑鬼子反），或藏进崖洞，或躲进深林沟坡，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鬼子，家乡又响起了解放战争的炮声。先生的家乡附近就是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夜晚双堆集的炮声和陈官庄的厮

梁德水

杀声不断，白天还能看到村子里过路的解放大军和支援前线的滚滚车轮。淮海战役的枪炮声，让乡亲们听到了家乡巨变的声音，看到了家乡解放的曙光。

先生从小就能吃苦，读中学时，要步行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不能每天回家，需住在学校。无钱在校搭伙吃饭，全靠从家里拿些山芋、杂粮，放学后与同室的几个同学自己动手烧饭，有时所带食物不够，要节省着吃，坚持到下一次回去带食物的时候。冬天冷了，手冻裂了，就用煮山芋的水洗手洗脸，脸上经常散发着山芋的甜香味。

先生的青年时期是在连续不断的运动中度过的。中国式的运动，历朝历代都有，有的是统治者为了政令的实施，有的是为了改革一种制度，当然也有的是为了排除异己而使用的一种手段。不管怎样，历代运动发生频率最高的要数新中国成立以后了。今天看来，有些运动是必需的，有的却不一定。而这些运动被正值青年血气方刚的先生所亲历目睹，如“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拔白旗”“四清”“破四旧”等等。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刚直青年在运动中淘洗与成长，由于他的年轻，

险些做出冒险的事来。那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面对严重的“五风”现象，他曾直言自己的心声准备上书中央，但最后被好心人劝止，才避免了一场惹祸上身的厄运。此事足见先生对党中央的笃信，对人民的关注，对祖国的热爱。

运动的煎熬，苦难的生活，没有让先生丧失对生命的热爱和生活的信念，更未磨灭先生刻苦学习的心志。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大地上的饥荒之灾，让先生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先生以饱含感情的笔触，回忆了那段历史。今天读来，还是让人不寒而栗。他的父亲没能躲过饥饿带来的夺命之灾，被活活饿死在家里，临死时枕上吐满山芋叶水。嫂嫂性格坚强，不愿去生产队庄稼地里偷东西吃，结果被活活饿死在家里，死时怀里还搂着正在吃奶的女儿……先生的嫂嫂下葬时，原先给他父亲抬棺材的四位族人已饿死了三个。他的哥哥只好把妻子装进一个破柜子，算作棺材，用牛车把妻子送下了地。短短半个月时间内，饥饿夺去了先生家里两位亲人的性命。读到这里，不禁让人潸然泪下。而活着的人，也是羸弱浮肿，气息奄奄，朝不保夕。一次先生从他实习的学校买了半块豆饼回家看看，走到村

头一条干涸的沟底时，看见苇丛中躺着一个死人，腿部已被野狗吃掉，先生头皮发麻的，壮着胆跑回了家，但村子里空空，一路未见到人。进了院子，只看到十几岁的侄子坐在那里，两眼发直，目光呆滞，没有一点生机。想到野外的饿殍，看到萧寂的村落，先生顿时感到一股凄凉与恐惧，正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啊！

再艰难困顿的生活与境遇人都能咬牙挺过，唯独饥饿无法忍受。好不容易熬到了大学毕业，因成绩优秀，先生被留在了省城，分配到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应该说生活上能摆脱饥饿了，但刚一上班，就被派往皖西山区去挖葛根（据说葛根磨成粉可以充饥）。每天拖着浮肿的双腿，在冰天雪地里破土挖采，这种重度的身体透支，使先生时常晕倒于劳动场所。饥饿和寒冷时刻在威胁着脆弱的生命，是他的二姐寄来的豆子、芝麻、粮票，才使先生逃离死亡线，先生“在小秋收”日记里如实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两个月的山区劳动，暂时逃避了运动风浪的吹打。回到单位不久，先生就被卷入了运动之中。由于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站错了队，被个别领导猜

忌打击，先生最终来到皖北相山脚下的煤城——淮北市工作。那天，灰蒙蒙的天空刮起刺骨的寒风，先生卷起他那少得可怜的行囊，冒雨踏上了北去的火车。先生做人不卑不亢，当时稍微向领导说点软话，也不至于被贬谪。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正如李白诗中描写的那样：“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相山脚下，更艰难的岁月在等待着这位倔强的年轻人。然而怀抱理想、充满热情的先生，却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

从小学到中学，先生就像老黄牛一样默默耕耘着，他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并严格要求他们要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大作为，才能很好地报效祖国。就是这样一位有强烈责任心的老师，竟成了“臭老九”，在“文革”中被关进了牛棚，作为“牛鬼蛇神”被打倒。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岁月里，没有尊严，没有自由，心灵受到摧残，人格受到侮辱。一次先生在医院的一位同学打电话到“群专”办公室，说先生的孩子病危正在医院抢救，“群专”人员才准予先生暂离牛棚。

心灵和肉体的折磨都没有使先生倒下，可叹的是造反派搞得学校没法

上课，你好好教书，就会被扣上“白专”的帽子，受到批判，乃至有生命危险。此时“武斗”已经开始，在学校里实在没法待下去，先生准备先回老家避一避再说。回乡那天，天空飘着雪花，寒风刺骨，先生背着行囊，携妻将雏，下了火车又乘汽车，最后还要步行二三十里的泥路才能到达妻子的娘家。一路上两个孩子忍受不了饥饿、疲惫、寒冷，哭着、叫着，先生与师母只好哄着、抱着、背着，那情景就是一幅难民流亡图。想起那种景象，实在让人心酸，中国的知识分子竟然到了如此境地！今天的孩子们是不会明白前辈们那时的处境的。

先生书中真实地记录了他所走过的路、亲历的事，并警醒我们莫忘历史，珍惜当下。有哲人说，苦难是一种财富。先生一生经历的苦难，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财富，而对于我们又是一本难得的历史教科书。我们应该仔细地去品读、体味。从先生的身上我们懂得了如何做人，怎样处世，如何尽到社会责任，处理好家庭关系。

先生与师母携手走过了五十年的风风雨雨，在苦难的人生旅途中，他们相濡以沫，相亲相爱，相互支撑，走过苦难、走过艰险，走进幸福的晚年。难以想象当年的苦日子是怎样熬

过来的。

在先生被关进牛棚、接受批斗的时候，家里大门被糊上厚厚的大字报，每听到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响，师母就吓得心惊肉跳，不敢出门。每天还要带着孩子往返七八里路为先生送饭，那时家里几乎没什么收入，师母靠捡拾菜叶与亲朋接济度日，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备受歧视的家。她流着泪对先生说，如果你被劳改，我就在监狱旁边搭个草棚，捡破烂、卖茶水，咱们一家人不分开，实在不行了，咱们就回家种地去，也比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强。这种淳朴的思想，表现了糟糠之妻不离不舍的决心。先生家境窘迫清寒，有时来了客人，需要到邻居家借米，才能揭开锅，他们的债务直到1986年长子结婚时才还清。清贫的生活，没能动摇他们的感情；艰难的岁月，没能消磨他们厮守的信念。他们坚定地携手向前走着。即使到了后来，经济条件好了，先生名气大了，他也始终坚守与师母的爱情，保持着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因为他们的爱情经历了时间的考验。

先生对家庭负责，对工作尽职，对自己的学生尤其热爱与呵护。他在淮北师范教书时，有一名学生因为患

了肝炎，学校不让他在学校食堂就餐，并让他退学回家，先生考虑到这个学生来上学不容易，就让他在自家吃饭，待他如家人一样。这位学生至今和先生仍保持着父子亲情般的往来，他们成了最相知的朋友。先生对学生既严厉又疼爱，所以学生对他像对慈父一样尊重与热爱。“文革”中，先生受到迫害，被迫离校回家的日子里，一个叫王忠坤的学生，不怕受到牵连，主动为先生看家护院，并让自己的父亲扮成拾荒者，到百里外的乡下去看望先生。目的是证实一下，先生是否安全回到了农村，那里安全情况如何。如果不够安全，就接到他家去住。多可贵的诚心啊！这种牵挂，已不是普通的师生情谊了。

先生大概有两类学生，一类是坐在教室里听先生授课的在校生，一类是社会上来家里拜师求教的校外生。我属于后者。对自己的学生，先生都一视同仁，有教无类，只不过教授的方式不同而已。每次去先生家讨教，他都耐心讲授，不仅传艺，更教我如何读书、修身，如何面对困难，如何看待人生。每当看到学生有一点进步，取得一点成绩，他都非常高兴，给予鼓励与支持。记得十几年前我在天津读大学时，一次放假回来，先生问我

的学习情况，我告诉他成绩优异，还得了一等奖学金，先生很高兴，鼓励我继续努力。临走时给我路费，说是对我的奖励。我知道先生家里并不宽裕，推辞再三，先生硬是把钱塞进了我的口袋。每想起此事，我都会哽咽，先生不期望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学生做得更好，这就是师恩如山。先生常说，为人处世要有是非观念，要知恩图报，嫉恶如仇。先生正直耿介、善良宽厚和严谨求实的作风，深深地影响着我。先生书房那幅“与千卷图书为友，留一根脊骨做人”的联语，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

先生走过了千山万水，走过了春夏秋冬，经历了风风雨雨，虽已华发如霜，但却精神矍铄，心如孩童。退休后的先生虽然生活节奏放缓了，但他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反而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创作、研究与写作。“人间重晚晴”，先生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不让一日虚过。他把一颗平常心留在了美好的夕阳余晖里，把年轻时的奔流急湍，化作了涓涓细流，涵养心性。他用自己人生的阅历，解悟了“得”与“舍”的辩证思想。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了，心境越来越虚淡了，故把自己的书房名之曰“虚静庐”，既表现了人生态度，

又充满了生活禅意，又有隐者的状态。他在书法作品落款中别署“半隐者”，也是他晚年心路的表现。对待晚年的生活，先生是乐观的；对待生命的长度，先生充满着自信，相信人生青春常在，正是踏遍青山人未老。

对书名《风雨南窗》，我的理解大概是：先生坐在书斋的南窗下记述他的风雨人生。前半部分再观历史，写得真切动人，实话实说，是先生对风雨人生的自述；后半部分主要是对八秩春秋人生的感悟以及对书法艺术的研究与思考（只是一些片段与随感，

系统的文章散见于各专业书刊及专著中，限于篇幅未能录入）。从文章中，我们看到了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对艺术的思辨能力和艺术创作水平，对生命的理解、人生的感悟、生活的态度以及心性的涵养，这些是我们在其他书中难以读到的。先生的书让人读后仍掩卷沉思，不愿放下，就像看完一场精彩的电影，虽然散场，仍不愿离去……

癸巳年仲秋于中州大风阁晴窗

## 南窗絮语——童年家国情

### 目录

南窗絮语 / 1

上篇 峥嵘岁月

#### 第一章 生命热土 / 4

第一节 故乡的记忆 / 5

第二节 大爱亲情 / 13

#### 第二章 金色的梦 (1942—1950) / 29

第一节 我的启蒙摇篮——银果寺 / 29

第二节 草根情深 / 33

第三节 幼时爱好 / 39

第四节 记忆 1948 / 41

#### 第三章 中学的怀恋 (1950—1956) / 44

第一节 从小镇到县城 / 44

第二节 怀念我的美术老师 / 53

第三节 怀念我的语文老师 / 58

第四节 两件小事与两位校长 / 59

第五节 我的两个画友 / 62

第六节 怀念彭振良和黄继瑞 / 64

第七节 城隍庙的记忆 / 65

第八节 三里湾旧事——一段悲剧的记忆 / 66

第四章 狂飙岁月（1956—1960）/ 77

- 第一节 赭麓风云 / 77
- 第二节 “大跃进”运动 / 79
- 第三节 学习与劳动 / 84
- 第四节 难忘的实习生活 / 86
- 第五节 告别母校的记忆 / 90

第五章 特殊年代（1960—1974）/ 97

- 第一节 大别山俩月——“小秋收”日记 / 97
- 第二节 办农场 / 113
- 第三节 转折 / 114
- 第四节 命运的迁徙——调动散记 / 116
- 第五节 没有尊严的岁月——遭遇“文革” / 119
- 第六节 下放散记 / 125
- 第七节 师范四年 / 130

第六章 师大纪事（1974—1999）/ 134

- 第一节 我的中文系十年（1974—1983）/ 134
- 第二节 金陵纪行 / 136
- 第三节 我的美育情结 / 142
- 第四节 心路的纪念——两篇散文的记忆 / 143
- 第五节 我的“桐荫小筑” / 146
- 第六节 我与吴孟复教授 / 148
- 第七节 艺术系创业记（1983—1988）/ 150
- 第八节 1986 年书展回忆 / 152